

韓非子卷十九之二十

七

韓非子卷之十九

二十
同卷

虧七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
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
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蔬蚌蛤腥

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
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
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
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
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

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
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
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
急也不法常

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
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

騁之

異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
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
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
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
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

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
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
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
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翦采椽
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麕裘夏日葛
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
也身執耒耨以爲民先股無肢脛不生毛雖
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
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
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

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
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

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腰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

故節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實澤者苦

相遺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饗幼弟可惜猶

衡七

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也多少

之實異也是以古人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

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

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

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

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
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
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
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
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
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
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
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
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
服共工之戰鐵鉅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

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
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
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
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地也非斯言所
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
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
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
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
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

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子父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効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

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
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
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
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
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
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
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
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
公頑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
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

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

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

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

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

虧七

四

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

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

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

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

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

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

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

溢溢跖不掇金銷爛雖多不必害則不釋尋

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

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

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故使民知之故主施

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

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

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

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

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
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弟
兄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辱隨仇
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
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

衛七

五

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
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
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弱之禍
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
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

罪而諸先王以文學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
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
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
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
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
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
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
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
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
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

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
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
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
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
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
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
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
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
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
而顯榮爲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

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
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
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
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
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

七

六

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
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
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
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
之所難知也今為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

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
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
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
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
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
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
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
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
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
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

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
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
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
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
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

衡七

七

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
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
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
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
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

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
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
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民耕者衆執耒
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
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
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
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
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
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
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

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
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
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
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
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
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
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旣畜王資而承敵
國之豐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
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
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

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効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効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

未必不有䟽有䟽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
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
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
則以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
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
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
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
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贈繳之說
而傲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
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於公私之利不

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
大可以玉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
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
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
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

七

九

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
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
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
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
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秦年而舉衛離魏

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
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其境內之治明其法
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
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
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
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
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
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
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
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

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
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
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
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
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
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
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
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
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歛倍農而致尊過耕
戰之士則取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

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藉仁
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
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
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劔者聚徒屬立節
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
虧七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
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
待時而侷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
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
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
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
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
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
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
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
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
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
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

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也殷周七百餘
歲虞夏二千餘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
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
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
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

衡七

十一

愚誣之學雜反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
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
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
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
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

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
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別違於臧獲行
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
之議設不闕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
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
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
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恣
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
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
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

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
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
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
善也無豐年旁人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
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
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
而儉者富富今上徵歛於富人以布施於貧
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
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
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

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

屬七

十三

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劔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

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
距敵而毋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
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
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於聽學也若是其
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
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
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
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
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
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

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
宰予以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
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
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
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

駟七

十三

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
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劔水擊鵠鴈陸斷駒
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
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
驚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

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
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平伍夫
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
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
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
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
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
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
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
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

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
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
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
或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
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
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
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
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非一
國可使齊爲治者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
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

木千歲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園之木百世無
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
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園之
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
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

馬七

十四

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
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
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
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
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

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
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
善毛廔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
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
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
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
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而一
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
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
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

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飾辭曰聽吾
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
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
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
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

屬七

十五

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

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

不搨痊則寢益謂癰也 搨威而剔首搨痊必

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

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

田懇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修刑重罰
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
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為貪境內必
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
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
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
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欲以擊禹也子產開畝樹
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
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
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

韓非子卷之十九

韓非子卷之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
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
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於

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
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
湯武爲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
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
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

虧七

十六

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
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
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
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
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

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
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
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
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
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
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
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
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
舜見瞽叟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孔子曰當是時也
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

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為臣主退不得為父子聖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

卷七

十七

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

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
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
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
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放之象爲舜弟
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
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
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
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
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

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
死而願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
爲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
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
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
天下以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不可
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
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
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
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

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謗誹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誅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

衡七

十八

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古者黔首悅密蠢愚悅忘情貌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佞詬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

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罪赴難不足以禁臣
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
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
財犯罪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
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
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
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
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爲刑禁也然爲太上
士不設賞爲大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
道失矣故世臣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

言從者曰從成必需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
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
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
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止五霸
不待從橫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屬七

十九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大貴左右太
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
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
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

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

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
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
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
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
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
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
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
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
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
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

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
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
者處大官則私劔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
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
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

屬七

二十

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
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
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
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
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

故智者使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
智之士奚時得用以主之明塞矣昔闕龍逢
說桀而傷其四支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
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爲人
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
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愚不肖之患也
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
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
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

以善言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

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斷定其罪如此

者王也以九里斷者強既王且強宿治者削宿置也若委置

其法則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行都之

虧七

二十一

過則都無姦市物多者眾農弛姦勝則國必

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

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無當則不可滿也

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

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

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北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官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

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
賞輕刑上不愛民民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
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
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
輕者輕者不至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
罪重而輕刑輕刑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
國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
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

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

衛七

二十二

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彊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

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
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
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
之性惡勞而樂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
亂而賞刑而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
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
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
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
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
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

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治法與時移而禁
與能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
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聞在所塞塞其姦
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
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

卷七

二十三

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
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
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
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
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

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
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祿
制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
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
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
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
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
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

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
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
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
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爲分不可謂分至於察
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
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
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其
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道
柰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關柰
何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禁尚有連於

已者理不得相關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
令得忘闕者多也如此則慎已而闕彼發姦
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
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
任保也同里相保之
人則坐之故曰任坐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

書七

二十四

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適境內
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
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
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
約者雖知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

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
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
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
而談者爲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
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
乎僂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貳實故有
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
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
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
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

白也

韓非子卷之二十



